

刘老三大名刘国新,哈尔滨公滨路加油站加油员。因为在家排行老三,就这么叫开了。老三,老三,从小叫到老。

不知咋回事,我觉得老三配上姓刘,叫起来特逗。如是陈老三、王老三,就没那么逗了。姓王的还是叫王老五好。王老五,衣服破了没人补,肚子饿了啃白薯。

去年冬天,我见到刘老三,他头发白了,一脸褶子。

李老师,我今年五十九,长得有点儿急。听说您都七十多了,是吗?

我说,已经吃七十一的饭了。他咂咂嘴,哎哟喂,您看您,少兴的!叫您叔吧,我有点儿不甘心;叫您哥吧,也别扭,不得劲儿。

我笑了,就凭这两句,你就是有个故事的人。刘老三也笑了,我不会拐弯抹角,也不会虚头巴脑,您说我有什么故事,我就说说,里头有故事,也有事故,有用没用的,您择着听——

我1979年来中石油,到今年整39年,来年正好40年,我也该退了。30多年里,我经历了几份工作,有荣耀,也有沟坎。刚来的时候,让我烧锅炉。您还别说,没有一套的,这活儿拿不下来。为什么让我干呢,因为我父亲就是烧锅炉的。他解放前打过仗,负过伤,属于伤残军人。虽说他手续丢了,但民政部门认他,就给他分到中石油来了。他没文化,只能干没文化的活儿,推手推车拉油,轱辘轱,轱辘轱,干得挺麻利。活儿不忙了,就让他烧锅炉。一烧烧了10来年。我书读不下去,就跟他一块儿烧,帮他推煤、推灰,还能在灰里扒拉点儿没烧透的煤核儿,拿家去接着烧。有时候,我看父亲干累了,也学着他往炉子里添煤。添煤有讲究,炉门一扒开,煤添进去必须散花。就是把煤散开,我们叫散花,煤散开了,火苗就扑起来。要是不会整,撮一铲子煤往炉子里一搁,咣当!堆成一堆。旁边儿的煤着没了,你这一堆还石头似的没着起来。我一来报到,领导就跟我讲,小刘,看你人挺本分,先去烧锅炉吧。你爸干过这个,你肯定也会点儿!我说,我是会点儿!

可是,一到锅炉房,我就傻眼了。那不是加油站的小锅炉,是给公司7层楼供暖的大锅炉;也不是烧水的,是烧气的。水烧热了产生蒸气,钻进储存罐,一打开气阀,呼呼呼——热气就钻进暖器里。烧气很危险,跟高压锅一样,看不好压力表就会爆炸。就算有安全阀,也保不齐。有过爆炸的例子,锅炉房炸了不说,还出了人命。我一看这个大炸弹就傻眼了。可傻眼归傻眼,吓是没吓住,跟老师傅一学就上手了,十天八天个把月,老师傅就撂挑子了,说可有徒弟了,我得歇歇了。

我闷头烧锅炉,一干就是2年多。当然没炸过。要是炸了,跟您唠嗑儿的就是不是我刘老三了。我整天俩眼盯着压力表,大黑眼珠子都对一块儿了,成了斗鸡眼儿,到现在还分不太开。

后来,公司要新建大楼,把锅炉房扒了,我没活儿干了。这时候,6705油库要招经济警察,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打更守门的,现在叫保安。油库是1967年5月盖的,按年月取了这么个名儿。我一听,这活儿好啊,就是按点儿巡逻,还穿制服、戴领章,美!就想托托门子去干。老天可怜我,一打听,我哥就在队里当队长。我赶紧跑去找他,

越野车在通向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的路上行驶。一路留下车轮与雪地交流的迹印。车窗外,白雪皑皑的景象如影随形。雪可以覆盖强横坚硬的东西,却无法填补城歇静谧的罅隙。天梯山石窟边的黄羊河畔,就是一个旁证。

天梯山修石阶山道,岩壁上凿石窟,石窟中雕大佛……人在岩崖上制造的痕迹,复制了人征服山、山扼制水的对抗关系。要是把植被、公路、进入石窟的隧道、黄羊河水与河畔连起来看,宛若天然博物馆。

在天然博物馆里,主角不是石窟大佛,不是岩石色差勾勒的乌龟图形,而是黄羊河的水与岸。水与岸都与黄羊有关:河水用黄羊命名。我的出发地古浪县名来自蒙古语“古而浪哇”,是黄羊的意思。我听说过的黄羊镇,大概也是过去黄羊最多的地方。黄羊与水与岸邂逅,不是偶然,更似注定。谁在草原上争夺配偶时发出“啊卡、啊卡”的闪亮嘶叫声?不是数量庞大的山羊和绵羊,而是濒临灭绝的黄羊。分类学家没有把黄羊归类在羊的范畴内,而是放到了蒙古原羚的阵营中。

我在此刻隆重推出黄羊,是为了用黄羊河畔来凭吊它的消亡——黄羊带走了自己的身体,还有“啊卡、啊卡”的嘶叫声和黄羊河畔属于它的时光与风情。

黄羊河畔是发源于祁连山北麓,流经武威天祝县的峡门河与哈溪河,在哈溪镇汇合后,流进黄羊河再汨汨流淌到我面前的周边河岸。水与岸的分界线,将人和鱼隔在了两岸边。

阳光下,分界线的那边,黄羊河水离祁连山北麓不远,因为无云的天空而变得湛蓝。无风的时候,水面平静,像一面巨大的镜子,反射出雪融化渗出的寒冷,以及草木与泥土味道才有的那种静谧气息。河水流进四周山峦合围而成的盆谷地后,它的出口却被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大坝拦腰切断。河水蓄积,失去了原本的野性和孩童无邪的模样。我听当地人讲,早先坐木筏子打渔,可以从天祝县的哈溪镇,一直漂到山前平原的武威。

分界线的这边,是黄羊水库岸

话说刘老三

□李迎

说招谁不是招,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哥说,我同意不算,得问问指导员。我心里头就吊起水桶来,七上八下。想不到,指导员一看我照片就瞪起眼,啊,你还有这么个弟弟?我哥说咋滴?瞧你长得像茄子似的,你弟比你俊多啦!让他来吧!得,成了。

古人说,好汉不提当年勇,后面还有一句呢,一般人都不知道。什么呀?好汉也不提当年美!呵呵!那时候我20多岁,长得一根葱似的,青是青白是白。现在完了,满脸褶子,跟葡萄干儿似的。李老师,我插个曲儿啊,前两天媳妇跟我说,咱家现在有条件了,走,我领你买件像样儿的衣服,别成天像花子似的。我俩来到街上,她帮我挑了一件,一试还行。女服务员赶紧过来,跟我媳妇说,哎呀,你看看,你爸穿得多合身呀,买了吧!我和媳妇哭笑不得。哎哟喂,我媳妇也50多了,在外人眼里我都老成啥啦?变形金刚啊!转念一想,又乐了,这说明我媳妇儿还年轻漂亮啊!买买买,给我媳妇也来一件!

在油库当保安,责任比烧锅炉一点儿不小,也是守着个大炸弹!白天站岗,晚上巡逻,一人俩小时。尤其是下半夜,谁都不愿意起。队里安了个钟,专门监督用。谁几点上的岗,就用手指头在钟上点一下,留个手印儿。第二天早上,领导来查岗,一看玻璃罩上有手印儿,就说明按点儿巡逻了。我巡逻完了,回屋一看,老哥们儿还睡着呢,大呼噜流口水。我不忍心叫,就接着巡逻。第二天,老哥们儿吓坏了,让领导逮着要扣钱。我说,别怕,我替你留手印儿了!这样一来可好啦,队里有4个班,个个都拽我到他们班去,都想让我帮着巡逻。这个请我喝酒,那个请我吃饭,从家里带来鸡蛋,一锅一锅地炒。我感到挺自豪。

那时候,进油用火车拉,一大罐一大罐的,一列车七八罐,由车头拉进油库。火车也不是内燃机,烧煤。一天晚上,轮到值夜班,下半夜3点多,来送油了。车上的司机工把烧过的炉灰渣子,一坨一坨地往地下撒。他以为烧过了,撒野地里就完了。他哪儿知道,旁边就是大油罐。我一看,头发根儿都竖起来了,这还了得!我烧过锅炉,知道炉灰渣子没火了,可风一吹还能着。一旦着起来,引起油罐爆炸就全毁了!我赶紧跑过去,大声喊着,哎,哎!别撒炉灰渣子,别撒炉灰渣子!一边儿喊,一边儿扑上去,抱起地上的炉灰渣子往远处扔。您想想,那刚烧过的炉灰渣子有多烫?我当时什么也不顾了,一门心思想把炉灰渣子往远处扔,扔了一坨又一坨,看看地上没了,这才踏实了。这时候,突然感到两手像被锯了一样,伸出来一看,全是鸡蛋大的泡,两三个月都没好。本来这事我不想说,手上的伤瞒不住,指导员问我是咋回事儿,我索性说出来,让他反映反映,避免类似



事故发生。结果,一说不要紧,大会宣传,小会表扬,又是发奖状,又是向我学习。我拿着奖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半夜笑醒了,还起来看两眼。那时候没奖金,奖状就是金!

我在油库干了两年,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

这跟我哥一点关系也没有,因为我做到了。想不到,好花不常开,没过多久,这份工作就黄了。正规消防队接管了油库,把我们顶了。接下来,公司统一分配,我就来到了加油站。

我先到的任家桥加油站。领导知道我是干活的,不会偷奸耍滑,直接叫我当班长。我以前没干过加油站,业务一窍不通。但鼻子底下长着嘴,不懂就问;鼻子上面长着眼,不会就看别人怎么干,给他当徒弟。呵呵,我悟性还行,很快就整明白了。

一天晚上,我正带着班里的弟兄们加油,一辆车的前盖子突然蹿出火苗,呼呼呼——自燃了。司机拉开门就跑了,比兔子还快。我一看,急了,加油机就在旁边儿,见不得火啊!我抄起灭火器就滋,心急手乱,滋了我一头一脸,我连抹都没抹,对着火苗一通滋!一个灭火器滋没了,又抄起一个。弟兄们也赶过来,滋滋滋,一通滋,把火扑灭。火灭了,我们谁也不认识谁了,个个都成了雪人,只有两个黑眼珠子转。因为抢救及时,加油站保住了,车也只是烧了小部件。司机非常感动,给我们送锦旗,又请我们吃饭。其实,吃就吃了,可是我没去。我媳妇说,你真傻!

还有一次更惊险。那时候,我调到了和兴加油站,赶上哈尔滨发大水。我们那儿有一条马家沟河,这条河很长,恨不得一直到吉林。我们的油站处在灌区,马家沟河满了,水直接灌到站里来。危险到什么程度?眼看一人高的油罐说话就被淹了,水再涨,就淹了罐顶。罐里还有半下子油,一进水就报废了。

我一看,没招儿啊,只能拿脸盆淘,别让水往上涨。罐底下是个大糟子,就是一大坑。这个坑的平面跟马家沟河的平面差不多,河里一满,水就

直接流槽里了。我抄起脸盆,噌地一下跳到罐顶上,擦着屁股就往外淘。那么高的罐,一般人上不去。站在罐顶上,连我自己都吃惊,怎么上来的?弟兄们一看我上去了,也跟着连爬带拽上去了,七八个脸盆一起淘。淘着,淘着,脚下忽然动起来。好家伙!油罐漂上来了。罐里只有半下子油,水的力量多大呀,把油罐都浮起来了。这一浮不要紧,站不住人了,我们几个像鸭子似的,噼里扑通掉到水里,可精彩了!又精彩,又惊险,又害怕。我们掉到水里,往起一站,刚好没脖子。还行,淹不死。要是水再深点儿,淹死淹不死可就难说了。我也不会游泳,就是会游,槽里也没什么可抓的,地方又窄,真是捡了一条命!我们站在水里,接着往外淘,受老罪了!一口气干了两三个小时,到了儿也没让水淹了罐顶,国家财产总算保住了。

那天中午,公司招待我们,猪肉炖粉条儿!这回我去吃了,再不吃,回家媳妇又要骂我傻。

我媳妇总骂我是天下第一大傻子,没有第二个。

李老师,说到这里,我再插个曲儿,说说我干的一件傻事——

我家在辽河住的时候,有一天我急着上班,路过一栋楼房,忽听草地里有人喊,救命啊,救命!我过去一看,是个40多岁的男人躺在地上。我说你咋啦?他说他住5楼,擦玻璃掉下来了。我再一看,不得了,他的腿摔断了,骨头茬都从肉皮里穿出来,煞白煞白的,吓死人。他说你救救我。我说你等着,说完赶紧跑去找车。正巧来了一辆出租车。我说,赶紧的,拉他上五院!那时候,哈尔滨五院专治骨科,在黑龙江非常有名。司机还不错,往车上扶他。这一扶,血出来了,弄了一车,司机不干了。我说没事,掏出100块给他,这钱留着洗车,路费另算。司机这才走了。后来,连车钱一共花了130块。

来到医院,直接送急诊,医院要2000块押金。我跟那人说,赶紧的,招呼你家里人,拿上钱!他说我家没人,我媳妇上班了,单位没电话。哎哟

睹,比没有看见和不想看见它更糟糕。

黄羊河畔有雪山、草地,地貌地势大多舒缓平坦,非常适宜黄羊逐草而生、择水而居的生活习性。

透过阳光看黄羊河畔,我察觉到一些被人忽略或者隐秘的事物。

风吹拂的时候,黄羊河的水线在岸边动荡起伏,很像黄羊蹦跳奔跑的剪影,那是柔软与坚硬相互对抗相互接纳的结果。

山茅野草和芦苇的罅隙里,阳光与阴影在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。阴影有灵性,来自于黄羊善于从风中听辨季节更替的那种灵性,像一道黝黯的闪电划过。

远处山峦脚下的积雪,反射出刺眼的光泽,那是一种信息在传递。冬季时南移到达杂草丛生的河畔,黄羊会在这里驻足,用枯草、积雪充饥解渴,晚上还会用蹄子把积雪刨成浅坑,然后三五只黄羊卧在浅坑里,一边睡觉一边依靠彼此的体温取暖。

年复一年从地里冒出来的野草,现在是我眼里的植被景观,过去它们却不是景观,而是黄羊的食物和黄羊善于跳跃奔跑的见证者。

黄羊河水库深不见底,它释放出来的豁达、隐忍、恬淡、乖巧和看似阴柔的元素,蕴含着质的充沛和美的韵律,与黄羊的形体和属性没有两样。

如今,这些与黄羊有关的,被人忽略或者隐秘的事物,却反过来印证了黄羊逃逸消失的结果。情形犹如白杨树上的喜鹊窝,还有挂在枝条上的马蜂窝,抑或草下、泥土中隐藏的蚂蚁洞穴,都是为逃逸而设计修建的。

自从我形成黄羊是为逃逸而诞生的念头后,悲悯的情愫再也没有离开过我。

我曾经看过这样的文字记录:1959年—1961年中国大规模饥荒期间,发生了大规模捕杀黄羊行动,导致内蒙古北部几十万只迁徙的黄羊基本灭绝。之后,这种杀戮并没有停止。白天成群结队的盗猎分子骑摩托开越野车用猎枪捕杀野生黄羊,或对黄羊狂追不放。直到黄羊跑烂蹄、跑断腿,累死地上。夜间,盗猎分子利用黄羊的趋光性特点,



边,生长着芦苇和山茅野草。沿坡而上,还有马尾松、落叶松、侧柏、白杨树和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树木与灌木。植物葱葱郁郁的浓稠绿色,赤裸鲜明,像是被天光逡巡后留下的隐语。即便天梯山石窟大佛天天守在岸边,草木和岩崖也没染上大佛的气息,一切都保持了山野和草木原始的味道。

初来乍到,我对这里一无所知。我的目光四下漫游,只想往眼睛里塞点东西,填充自己一无所知的空隙。看见黄羊河水库后我震惊了,湛蓝清澈带来的神奇与兴奋,绝不亚于奔跑者眺望到了终点的激动。我拿出手机,对着黄羊河水库和岸边的景物拍照。景物在我的手机里定格成了一张张画面。画面很真实,除了时间剥蚀与风化,没有任何造假和浮夸的成分。当然,也没有黄羊的踪影。

画面的近处是白杨树。稍远处是河水和草木。再远处是雪山和蓝天。雪山背后和蓝天之外,应该是我看不见的辽阔时光。辽阔时光一头拴在遥远幽深的历史尽头,由想象、神话、传说和故事构成。另外一头连接在我眼前的景象中,由看得见摸得到的岩石、黄土、树枝、芦苇、野草和水组成。

微风中,太阳光斑和树枝影子在我身上摇晃,显得神秘而精致。我抬头仰望,是几棵白杨树光秃秃的树枝,还有

打开明亮的车灯,等待成批黄羊被引诱过来后,用枪疯狂扫射,很快黄羊的尸体就装满盗猎分子的越野车。

黄羊以灭绝的代价逃逸,从此它们远离了黄羊河畔,也远离了我的心。它们用死亡的逃逸证明了它们身体瘦弱小巧,但同样具有一颗博大无垠的心。无垠的天空和辽阔的草原,包括烟波浩渺的黄羊河畔,成了黄羊这颗心的外在表现。

失去了才知道存在的珍贵。这句话是悔恨后的觉悟,也是我在武威重新建立爱的基础。

相对于武威城区而言,我更喜欢武威周边起伏绵延的重叠山峦,更留恋黄羊河畔。山峦虽然荒芜,黄羊河畔虽然在冬天显得凋敝,但却十分静谧,即便

有响动,也大多属于风的声音。

不用攀登到天梯山上也不用走进黄羊河中,我就能想象到,人用钢筋混凝土在武威修建房屋和公路,把原本的荒野和草原全部覆盖的结果,就是想以城市的形式,确认自己的生存地位。这种确认,在踏实安稳的表面背后,还隐约泄露了人的不自信与不踏实。

要是任由我的想象信马由缰,结果会变得越来越柔软、越来越诗意——倘若西北风犀利到逼迫人再次发生规模宏大的迁徙,那么被覆盖的草地便会失而复得重见天日,那些星散四野隐遁了踪迹的黄羊,又会悠闲自得地聚集到这里吃草。

只有诗意的想象,才配得上诗意的黄羊河畔。



孙菊生作品

